

晚清稀見史料三種之一

東轡紀程

清·聶士成撰 徐英平 徐天祥 校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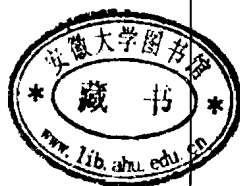


安徽古籍叢書

晚清稀見史料三種之一

東轡紀程

清·聶士成撰 徐英平 徐天祥點校



黃山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轡紀程/(清)聶士成撰;徐英平,徐天祥點校. - 合肥:
黃山書社,2010.4

(安徽古籍叢書第十五輯/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纂)

ISBN 978 - 7 - 5461 - 1125 - 4

I. 東… II. ①聶…②徐…③徐… III. ①游記 - 作品集
- 中國 - 清后期 IV. ①K928.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57619 號

本書出版得到 國家古籍出版專項經費 資助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

東轡紀程

(清)聶士成 撰

徐英平 徐天祥 點校

*

責任編輯 賈東亮

責任校對 賈東亮 封面設計 國 亮

黃山書社出版發行 合肥中德印刷培訓中心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9.125 插頁 2 字數 165 千字 印數 2000●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61 - 1125 - 4

定價 23.00 圓

凡發現本書有印刷、裝訂錯誤,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先哲遺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原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最其體例，約有數端：一、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時間一般以辛亥革命之前為限，根據內容，分類成輯。注意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和注釋、今譯。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校以他書，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注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三、鑒於古籍之特點，所出各書多用繁體字，且版皆豎排，以期一律。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貲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修訂

前言

《東轡紀程》，二卷，清聶士成撰。聶士成（約一八四〇—一九〇〇），字功庭，安徽合肥人，清末著名愛國將領。武童出身，自束髮從戎，『即有誓死報國之志』（《清代七百名人傳》），初投身欽差大臣袁甲三，同治年間（一八六二）改隸淮軍劉銘傳，參與鎮壓太平軍、捻軍。歷任把總、副將、總兵、提督。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法軍襲據基隆，聶士成率師渡海援臺，屢卻強敵。還北洋後，統慶軍，駐旅順，後調統蘆臺淮、練諸軍，鎮壓熱河朝陽金丹教，殺其首領楊悅春。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負使東遊，歷東北三省、俄羅斯東境、朝鮮境內，圖其山川扼塞，著《東轡紀程》。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戰爭爆發，日韓亂起，隨直隸提督葉志超赴援朝鮮，全軍敗回。同年，聶士成扼守遼之大高嶺，收復連山關、分水嶺各隘，並於除夕設伏分水嶺，大破潛襲之日軍，斬日將富剛三造，『中外推爲長城』（葉存《東轡紀程序》）。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回駐蘆臺，總訓武毅淮軍三十營。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北洋創立武衛軍，改聶士成所部三十營爲武衛前軍，與宋慶、董福祥、袁世凱并爲統帥，是爲武衛四軍。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五月，奉命鎮壓義和團。六月，英、法諸軍侵犯天津、沽。七月，聶士成率軍守衛天津，連奪陳家溝、武庫、跑馬廠、八里臺諸處，復徑攻紫竹林，喋血八晝夜。七月九日，敵來益衆，并施放毒烟炮，聶士成屹立橋上，顧謂諸將曰：『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夫

矣！』未幾，遍體鱗傷，衣襦盡赤，猶奮臂指揮督戰。最後飛炮洞胸，腸胃潰流，爲抗擊侵略者，保衛國家而壯烈捐軀。死後贈太子少保，謚忠節，建專祠。

《東轡紀程》是聶士成負使東遊時寫的日記。這次東遊，從光緒十九年農曆九月初五日自蘆臺出發起，到光緒二十年四月初八日回到旅順參加李鴻章檢閱海軍止，歷時七個多月，行程二萬餘里，途經中國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等省與中俄邊界，還深入俄國的阿穆爾與東海濱兩省，考察了俄海蘭泡、伯利、海參崴等城市；遊歷了朝鮮的許多道府，到過朝鮮的王京漢城及平壤等大城市。遊歷途中，聶士成一行行於塞外的冰天雪地，冒零下幾十度奇寒，攀高嶺，走巨川，穿叢林，臥冰雪，或跋涉於哈塘，或疾行於冰河，宵衣旰食，日夜兼程。每到一處，都進行實地考察，與人談話，了解情況。在遊歷中，聶士成廣泛接觸了各方面的人士：在中國境內，他接觸了東三省部分守兵與下級軍官，觀看了他們的操練；會見了愛琿副都統以及黑龍江將軍等軍政官員，還在礦區與礦工談過話。在俄境，他接觸了俄村民，俄電報局的職員，在俄經商的中國僑民及勞工以及俄國的下級軍官和士兵；還會見了俄海蘭泡行政長官、伯利總督及一千官員。在朝鮮，他會見了許多道府、縣的行政官員，謁見了朝鮮國王與王子。聶士成的這次遊歷與考察，若論路程之長、範圍之廣、內容之豐富、條件之艱苦，在他之前都是不多見的。

聶士成是一個軍事將領，又當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步步緊逼之時，所以他考察的內容自然特別注重於軍事方面。日記中對沿途中國軍隊的駐防情況，包括卡倫（兵站）的設置、沿途各地駐軍的兵種、

人數、武器裝備、軍事設施、給養以及訓練等等皆記錄甚詳；對與軍事關係極為密切的地形地物，如平原的廣狹、山脈的走向與高下、江河的源流、寬窄與緩急、村鎮的大小與居民的人數、道路交通情況及沿途各站之間的距離等都一一記錄。特別是對於那些在軍事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城市、村鎮、山嶺、河口、道路等，考察尤詳，如對墨爾根、愛琿、三姓、琿春、寧古塔、三岔口、興安嶺、黑河口、窩家口等，都指出了它們在軍事上的地位與價值。在俄境，除了考察沿途各站俄軍的設防、兵力及武器裝備、軍事設施乃至訓練方法外，還對其海蘭泡、伯利、海參崴等城市和軍港進行了詳細的勘察和介紹。還考察了俄國的鐵路、公路等交通狀況以及電話、電報、郵政等通訊情況，並對其運兵的速度進行了分析與估計。在朝鮮，他綜合考察了朝鮮國家武裝力量以及有關道、府的防務，考察了元山（海口）、具文島以及義州城的戰略地位。聶士成於考察所得，不僅詳加記錄，而且命隨員一一繪圖注說。他還從當時拒俄禦侮的大局出發，對在中國與朝鮮的軍事要地添設站道，增設改建炮臺，加強防務，乃至對愛琿城的遷址與重建都提出了許多精辟的意見。

聶士成考察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中俄雙方在邊疆的開發情況，它與軍事有着密切的聯係。他不僅考察了東北三省的森林、牧草、糧食、獸類、土特產等的蘊藏量，而且對沿途的煤炭、黃金等礦產的分布情況也極為關注。尤其是黃金生產，他深入中國漠河金廠等金礦區，了解黃金的生產與管理，了解礦工的生活情形，並將漠河金廠與俄連伊鎮金廠進行對比，指出兩者管理的優劣與產量的懸殊，分析了漠河金廠產量低下的原因。他還考察了吉、黑兩省邊境的屯墾情況，指出除了少數地方有居民開

墾，人烟較爲稠密以外，多數地方雖土地肥美，仍荒無人烟。他把農墾與固邊聯係起來，指出：『廣招民墾，不惟增諸國課，亦可保衛地方』，『興吉林，強邊防，莫若處處招民開墾』。爲了擺脫俄人在水運上的限制，他詳細考察了朝鮮的溫貴海口，主張開通海口，建立碼頭，以利通商與水運。他還將中國吉、黑兩省與俄之阿穆爾、東海濱兩省的交通、通訊情況進行了比較，當時俄海參崴已修鐵路至各那司乃西姆，長八百多華里，並着手在混同江上修鐵路大橋，其黑龍江內有輪船三十餘隻，上行至蒲魯、海蘭泡，下行至伯利、海參崴；其電話綫由海蘭泡上至俄京，下通海參崴，有水綫連接黑河電局。而中國境內沿黑龍江均係高山峻嶺，樹木遮天，無一綫之道可通，連漠河往來公文均由俄站遞送，按分量向俄人交費。兩者相差極爲懸殊。聶士成還注意到稅收。通過考察，看到『俄人無物不收稅』，如開礦、經商、賭館、妓院等等，『即如各站爬犁，每匹馬除按里數給價外，仍抽國稅錢十二各別。』因此主張中國要在中俄邊界設稅，以資籌邊。他指出：『即如愛琿一處，俄人每年均收買小麥、鈴鐺麥六十餘萬普特，每普特三十斤，其餘大米、小麥、蕎麥各項尚不知其數。若每普特加稅一各別，合制錢八文，則每年亦不下萬餘兩。外木料及羊草等項各加厘稅，存蓄亦可資助籌邊。』

對中俄兩國關係，聶士成也非常關心。日記中談到了中國東北三省與俄之阿穆爾、東海濱兩省官方往來的情況，記錄了邊界一帶雙方的貿易活動，考察了中國人在俄經商、做礦工、開墾、修路等的人數、生活狀況及受到的種種不公平待遇。日記中還說到了俄人利用各種手段，包括勸說與脅迫，使中國與朝鮮移民『隨俄』的情況。對俄人或明或暗無償攫取中國的大量林木、羊草及其它物產，日記中

亦多次說到。邊界問題，聶士成也很注意，日記中列舉了一些俄人蠶食中國領土的事實，其光緒二十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記中說到了俄人賄囑離愛琿不遠的河草峯屯旗官常姓者，將國界碑向中國境內移動，從而將中國境內的哈桑湖落入俄國境內的事，其光緒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記中說到了由於中國官員的『疏忽已極』，本應立於俄伯利城西南之滙嘴上的界碑，錯立於中國的窩家口，而使中國的八十里國土爲俄人所有的事。因此，他強調在邊界問題上要特別慎重。聶氏還考察了沙俄向中國和朝鮮擴張的種種動向，並提出了警告：『雖今日兩國相投，難保終無反目。』其後，果有中東之役，形勢的發展證明他是有遠見的。

《東轡紀程》還對沿途所見的東北三省的人文景觀、地名掌故、各民族的生活習性以及塞外風光都有介紹，對東北各地通用的反映東北地形地貌特點的方言名詞如『滙』、『泡』、『哈塘』等都作了考察和說明。對俄人與朝鮮人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異域風情都有描繪。

特別是聶氏於日記後的『考察報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強國固邊之策，包括募兵、操練、軍隊的調遣、在邊境添設旱雷、築堅城設官駐兵、設立稅務、修路、招民勇開墾、開礦、招漁獵之人駐邊，凡十條，都極具建設性，表現了他的卓識。

《東轡紀程》一書視野廣闊，所記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多方面，它從一個側面展現了十九世紀末期中國的現狀及所面臨的紛繁複雜的國際關係，反映了一代志士仁人在爲國圖強的道路上的思考與探索。從聶氏負使東遊至今，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歷史向前邁進了巨大的一步，中、

俄、朝三國在社會制度和其它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並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立了新的國家關係，但《東轡紀程》一書仍具有其歷史價值。我們從中可窺見當時的變法維新與洋務運動的成效與弊病；它為研究中國近代史，包括近代中俄、中朝、朝俄關係史以及東北三省的區域史提供了一些具體而寶貴的資料。

《東轡紀程》稿本（下稱原稿）曾經葉存刪訂（下稱刪訂稿），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刊出。一九八五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稗海》、二〇〇七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近代史料筆記叢刊》均收入該書。本次整理的本子（下稱整理本）。本書的整理與標點依據的是原稿與刪訂稿。原稿行款清楚，書寫工整，略無涂改，似為謄寫的本子。刪訂稿，勾劃爛然，增刪甚多。聶氏出身行伍，又長途跋涉於邊塞，考察應接，夜以繼日，無暇推敲文字，故日記中多有錯字、別字、衍文、脫字及不合語法者，語言也欠精煉，讀之不够順口。刪訂稿則語言通順、簡潔、流暢多了。但刪訂稿因着眼於文字起見，刪去了原稿中許多有用的資料，諸如一些日子天氣與氣溫，某些驛站與驛站之間的里程以及行走所用的時間，爬犁在冰河上行進的速度，還有日記中對一些問題的說明、議論與描寫等等。特別是出於某種考慮，將一些重要的歷史資料也刪去了，如原稿中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三月十七日的日記中談到了朝鮮開化派的主要人物金玉鈞、朴永孝、洪英植等人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發動甲申政變遭到失敗的歷史事件以及金玉鈞在日本人的保護下逃亡十年後，在中國上海被洪鐘宇暗殺的經過，刪訂稿中皆悉予刪去。這些都未免可惜。尤須指出的是，刪訂稿中所加的，有的并非聶氏原意，如光緒十九年

（一八九三）臘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聶士成說到了俄人從中國購買糧食、木料、羊草等，中國應『照例設稅，以助軍餉』。而刪訂稿加上一句『似宜會同俄官與立明約者也』。此顯非聶氏原意，雖只幾個字，但關係到聶氏對國家主權的態度，關係到後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同時，刪訂稿中少數地方還疏於斟酌，出現了一些前後意思銜接不上和語句不够通順之處，等等。因此，刪訂稿與原稿是瑕瑜互見。另，《東轡紀程》刪定稿後有葉存的一段話，說明了稿本刪訂的經過，並對聶士成其人進行了評價。《東轡紀程》稿本末有殘文一篇，無首尾，內列十條，談了此次考察的概況與感受，提出強邊的一系列對策與建議。從內容看，顯為呈交的『考察報告』之類，從中我們看到聶士成已非一般的赳赳武夫，而是一個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這一資料，刪訂稿未及，《近代稗海》本和中華本亦未收入。我們覺得，《東轡紀程》作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篇重要的考察紀錄，其最主要的價值在其提供了許多第一手資料，文字當在其次。所以我們將其原稿與刪訂稿重新整理標點，並收入葉存的跋與聶氏的《東轡考察報告》（殘稿），使之近於完璧。

本書整理體例，根據有關同志的意見，我們以《東轡紀程稿本》為底本，將原稿與刪訂稿分別進行標點整理，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並將同日的内容納於一處，原稿在前，刪訂稿在後。這樣做的目的，是讓讀者能够兩稿兼顧，以便對觀。充分發揮兩稿各自的優長，既具可讀性，又使原稿中被刪去的資料得以保存，讓研究者從中披沙揀金，或可獲得一些需要的東西。《跋》乃葉存刪訂稿本後的一段說明，原無『跋』之目，題之以『跋』，乃整理者據情而定。『東轡考察報告』原稿係殘稿，實未見文題。題

以『東轡考察報告』，爲整理者根據文中內容所加，特予說明，仰祈方家教正。整理中，漏字及改正的字加「」補入，錯字衍字加（）示刪，個別字迹不清無法辨認的則以□代之，異體字及前後寫法不一的地名、人名等則盡所知予以統一。改稿中出現的字句不够暢通之處則變通處之。

由於水平有限，加之對東北邊疆資料知之不多，整理中必然存在不少差錯，懇請批評指正。

校點者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序

李競成

遊歷記言，唐宋以來著錄多矣。上者尋覽山川，述古證古，冀有補於史學，是謂考據家；次者流連景物，即事成題，藉抒一時之興，是謂辭章家；下者追逐紛華，鋪陳瑣異，以詫人所未見，是謂小說家。三者雖殊，而無裨天下之用一也。泰西人入中國，於遊歷一端首載約章，視之綦重。久而知其遊歷諸人，不惜重貲，不限程期，要以不虛此行爲極。蓋舉天下風俗形勢之大，胥歸目擊身親，窮竟厥旨，備一日馳驅之用，此其覘國之術，夫固深且遠矣。

嘗就一事思之，輿地之學，視古爲精，以地證圖，輒多不合。所以然者，陵谷變遷，時移勢異，坐戶牖之間，持方寸之策，自相是非，固難衷一，加以觸念矜名，繁稱廣說，愈推愈惑，杳不知所適從。西人則皆反是，遊歷所經，必攜帶儀器，測量高下遠近，極之穹山巨川，不失銖黍。彼無他故，以目驗爲信耳。然則遊歷之事，豈非至難可貴者哉？

聶功庭軍門奮迹行間近三十年，而膺專閫，循循行輩中，不稍爆異，顧深有意於天下之故，日三復之。前聞帥府遣使東遊，慨然請行，凡歷八閱月，甫二萬數千里而歸，以《東轡紀程》二卷見示。蓋東邊國家祥興奧區，恪守舊章，未敢變通盡利；強鄰逼交，且將駸駸薦食，不知所終。而遣使請行之意，兩不相謀而適相合。

嗚呼異已，書意所在，足裨天下之用，有目者蓋能見之。因粗發其大凡，諗諸知言君子。光緒二十
有一年仲春月，涇李競成序。

東轡紀程目次

前言	一
序（李競成）	一
東轡紀程卷一	一
東轡紀程卷二	一六〇
跋（葉存）	二七八

東轡紀程 卷一

光緒十有九年秋九月，余時以記名總兵奉北洋大臣傅相李公委，統武毅等營從提督葉公志超駐防蘆臺，聞有遣使遊歷東邊之議，上書請行，傅相允之，遂赴津邸面受機宜，旋承派出武備學堂測繪地圖學生數人偕往。既謁辭畢，定初五日行期。

九月初五日記 一點三十分，由蘆臺開火車啓行，蘆防武毅等營及通永鎮三營官長皆叩送焉，行四點十三分鐘，至灤州車站，有灤州城守千把總叩接，比即渡灤州河，宿於東岸。惟途次見唐防至胥各莊一帶，尚有積潦未退，想其秋成無獲，一望可知。吁！災黎當嗷嗷待哺矣。灤河鐵橋此次重修，極其堅固，大約年底可以工竣，此後當可無虞，皆李少卿觀察夙夜經營之力也云。

九月初五日 早一點三十分鐘，由蘆臺登火車啓行，晚四點十三分鐘，至灤州車站，比渡灤河，宿州城東。途次見唐防至胥各莊一帶，積潦未退，秋成無望，良可吁嘆。灤河建鐵橋以通車路，此次加修，勢極堅固，大約年底工竣，督辦公司李少卿觀察頗費經營云。

初六日記 早六點三十五分，由灤乘車，行五點十三分鐘，至山海關車站，榆防各營官接見，比即往拜並見葉軍門，蒙諄諄至囑，勿負中堂委任。余對以竭盡鄙誠，至於辦理能否妥善，未敢預言。是日車行，道經韓文公故里之昌黎縣。車站距城之南門約里許，遙見城垣極其堅固，而東、西、北三面皆山環抱，清泉長流，所以人物清秀。去城東二十里韓家陵乃韓文公之墓也。撫寧境之石門寨地產煤炭，現以人力開出，其中間有紅色者，燃之無烟，前有洋人揣看，據云地內煤炭甚多，以後用機器挖取，若能用之魚雷鐵甲，則我毋庸購自東洋矣。

初六日 早六點三十五分鐘，由灤州登車，行五點十三分鐘，至山海關車站，比接見本防各營官，并謁葉軍門，面陳一切。是日車行，道經昌黎縣韓文公故里。車站距縣城南門里許，遙見城垣極堅，東、西、北三面山峯環抱，泉水長流，人物頗爲清秀。文公墓去城東二十里，名韓家陵。又經撫寧縣境，聞有石門寨產煤甚佳，土人力開，得有紅色者，燃之無烟，曾經洋人履勘，云煤產甚旺，若用機器挖取，足供魚雷鐵甲船之用，毋庸購自外洋也。